

展 痕

游瓦尔登湖

| 吴仁山 文 |

在2002年至2016年的十多年间,为了开拓和做大自然企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我曾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其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市多次停留。一次,应美国客商之邀,游览了瓦尔登湖,至今仍记忆犹新。

这一年春夏交替时节,我赴波士顿市洽谈业务,由于航班抵达该市洛根国际机场已是周六的日暮时分,刚餐毕,热情的美国代理商马丁先生就提议,明天(周日)陪同我和他的一位法国朋友雅克·科尔先生一起,游览离该市不远的名胜——瓦尔登湖。因为科尔先生是一位“梭罗迷”,很想去该湖畅游。于是,马丁先生也邀请我可否同去,我便欣然答应了。因为此前我曾在国内某家刊物上读过张爱玲翻译的《梭罗的一生》,从中知道了瓦尔登湖。

翌日天刚放亮,马丁先生便早早开车到我下榻的酒店,接我和我的随员兼翻译小孙。车里已坐着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的科尔先生。驱车大约1个小时后,在我们面前便呈现一潭宁静安详、碧波荡漾的湖水。“快看,这就是瓦尔登湖!”坐在前排的科尔先生大声叫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九年前当他还是大一学生时,就与几名同学结伴造访过瓦尔登湖,现在是第二次来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非常喜欢这里葱郁的草木、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环境。这是一种让人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感觉。

瓦尔登湖,因为亨利·大卫·梭罗提倡“人与自然和美共存”的著作《瓦尔登湖》而走红,由一个籍籍无名的山间小湖成为世界闻名的风景名胜。170多年前,梭罗在湖畔的森林中盖了一间简陋木屋,在其后两年零两个月的劳动兼求学的时光中,他的思想渐趋成熟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信念,沉思默想并几经修改,终于创作出了生态文学名著《瓦尔登湖》。此书一经出版就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典范”,后又被陆续翻译成多种文字,一直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瓦尔登湖也因此成为许多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下车后,我们在梭罗曾经走过N次的湖畔小径上漫步。第一次亲临瓦尔登湖的人或许都会觉得,这潭湖水似乎远不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述的那般广阔,规模仅为方圆3公里左右。但

是,这里风景绝佳,远山叠翠,近树葱茏,曲径通幽,木屋孑立,能让人很自然地进入到澄明空灵的境界之中。走在林中小径上,时常可遇见跳跃的松鼠、疾跑的兔子和多种漂亮的飞鸟,甚至看到麋鹿在林间草地上奔跑的身影。它们不惧人类,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里,令大自然呈现勃勃生机。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瓦尔登湖的湖水异常清澈,几乎可以看到湖底较深处细微的沙粒,白鲢、河鲢等许多鱼儿在湖中尽情畅游。站在湖畔望去,可见湖面不断荡起的涟漪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使人心生愉悦。梭罗亲自建造、保留至今的小木屋,由于里面观瞻的游客太多,我们便没有进入。听马丁先生介绍,这间“梭罗的小木屋”内陈列着梭罗在此居住时的家具、使用过的部分生活用品等,同样也按惯例展示着梭罗创作的《瓦尔登湖》《马萨诸塞自然史》《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等著作。“《瓦尔登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它启发了人们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马丁先生唠唠叨叨地重复着这句话,神情颇为自豪。

游览途中,我们遇到了一群非常年轻的“亚洲脸孔”,一问才知道是从我国台湾新竹市来的初中生,他们共有20多人,是慕名前来游学的。多次来过中国的马丁先生说,现在的瓦尔登湖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湖虽不大,但在世界上的名气却很大。因此,他认为事物的真正大小不在于外在的表象如何,而在于其拥有的内在。我们在游览的3个多小时中,只见前来造访瓦尔登湖的游客如潮,这样的吸引力可谓比世界上任何一潭湖水更广阔、更深沉。据说,现在每年均有六七十万的“朝圣者”,从世界各地来到瓦尔登湖,由此观之,此湖在世界文学和思想史上的深度和广度已毋庸置疑。

我想,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络绎不绝地来到瓦尔登湖,显然是赞同和尊崇梭罗早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美国生态文学鼻祖的文字和主张,一直影响着许许多多人的精神世界!

忆 林

姜花和雪糕

| 缄默 文 |

突然,看见卖姜花的,在看不到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老街角。手机在双背包里,我懒得拿出来拍,拍了也回不去幼年时候……

印象里,七月八月,小老头总穿着洗到发硬的灰蓝色平角短裤,破了很多很多洞的白色跨栏背心,趿拉着看不出原色的拖鞋,从老城区的这头,走到那头。梧桐树夏天其实也更新叶子,从枝桠缝隙间掉落阳光,若恰巧洒在叶子上,马路就看起来没那么热。

我们的目的地总是雪糕,小老头总捻着纸币的边角说:“香蕉冰棍4分,赤豆冰棍5分,奶油雪糕两毛,我的大公主当然得搞根雪糕。”那时的雪糕应该没有防腐剂,化得飞快,一路滴滴答答到家,黏糊糊的不免滴到衣服上,小老头的妻会连我们俩一起骂。小老头会带我逃到院子里,躺椅,葡萄架,石榴花……五六岁的我,害怕院子里偶尔跳出来的癞蛤蟆。小老头总是不说话,我们安静地抬头看星星,听《锁麟囊》或者《定军山》,风赶走蚊子,也赶走暑热,话少的男人,好温柔。

小老头是我爷爷,我背后这么叫他,他也不生气。

长大后曾努力回忆,县委大院那个老门房都比爷爷穿得讲究。从七八岁时,理想就是长大了给小老头买很多崭新的白背心。那时不流行局里局气挺括白衬衫,也没有行政夹克。小老头的钱折得很平整,小面额的放在大面额的上面,整整齐齐码叠。但,装纸币的衣兜,总是好破。

再大一点,午后或者晚饭后我们就去买紫雪糕。第一次看见街角卖姜花的老婆婆,好奇地过去探头探脑,小老头说:“姜花是野花,没啥用,哪天看到白兰花,给你买,揣兜里还香呢,走吧。”那天,编着麻花辫的小女孩,左手一束姜花右手一支紫雪糕,开心地回家,满足地看小老头被骂。

那时流行攥冰棒棍儿,却没有攥起一捧,因为,很多时候在街边吃完,就偷偷扔了棍儿,遗传小老头的忒。

小时候脑子休息得真足,别人说姜花是生姜开的花就信了。现在,知道了姜科,却没了乍见的欢喜。

打开手机,好多人发关于秋的图文,忽而一夏,就过去了……

今年,和同事聊过不喜欢夏天。假日闲忆,错了,喜欢过,还曾在秋季就开始期盼下一个夏天,小老头说:“下一个夏天,还给你买束姜花……”

后来,老城区没有了梧桐树,超市没有了紫雪糕,院子也没有葡萄架和石榴花,我没有了小老头。日子,过得好快啊。

而今夏好长,十月才微凉,不知道是习惯了空调才特别热,还是特别热才需要空调,后来再没有为一根雪糕走长长的路的动力,也好像是因为缺了破背心的洞洞在眼前晃,路变得很长。

片 羽

明月曾相照

| 三四成 文 |

一场大雨让金色的栾花落了一地,也终于把夏与秋划出了一条界线。我不用再幽怨这个夏天为何要热这么久,怎么也过不完。也是这场雨,将我从晕晕乎乎中浇醒,那栾花,慢悠悠的,便落进我的心里。

父亲远在石家庄,母亲不在了,即使去公公家,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吃顿饭,也便散了。我不想过中秋,也不爱吃月饼。

听闻河沥老街国庆前开市,便想,最近是否抽空去看看?虽然那条街我只生活了四年且很年幼,并不妨碍一帧帧画面出现在我脑海。

老街有青石条铺就的独轮车路,从上街延伸到上街,中间深深的凹槽里装着久远的故事。小小的我坐在门槛之上,在很多个早晨,看独轮车从眼前推过。推车人有的年老,有的壮年,有的穿布鞋,有的穿草鞋,还有的光着脚。车上捆着劈柴,麻袋里装着糠或粗粮,在冬天还会有木炭。他们都不吆喝,有人问,他们便会停下,腿站成人字。独轮车的轮子我们小时候叫它“滚子”。有的滚子是木头的,车上东西少时,它“吱呀吱呀”的声音轻快,像小鸟叫;东西多而且重时,则像田里的牛,声音沉闷。我知道他们都是从小乡下来的,如同我的二舅三舅几个姨夫。可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直到脚步声和车轮声越来越小,他们的身影也慢慢消失不见了。

中秋时节的老街,那时会有桂花卖。黄色的叫金桂,浅色的叫银桂,它们被细稻草扎成小小

一把,放在稻箩里摆放在街边,扁担横在地上,卖桂花的人就坐在上面,静静等待着爱花的人,他也不吆喝。

某一天,母亲会买一束桂花回来,还会从菜篮子的最下面拿出一筒月饼。我们四兄妹一拥而上,闻着花香看着月饼。姐姐会找来罐头瓶装上水,母亲则小心地解开捆扎桂花的稻草,把它们一枝一枝插进瓶中。落下的桂花,母亲给我们每个人的手心放上几粒,我们拥着手放在鼻子下,相互望着笑。

晚饭后不久,亮灯,母亲嘱咐我们关上门,要过节了!

我们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围着大桌子不敢出声。母亲用顶叉把房梁上挂着的饭箢子取下来,从里面拿出那筒月饼,然后剥开白色的油纸,从中取出五个,余下的仔细包好,放进饭箢子再挂上房梁。我们坐在板凳上,人手一个月饼,慢腾腾地吃着,不忘相互看看对方吃得快慢、月饼还剩多少。

母亲会在房间给父亲写信,告诉他这个月的家用已收到,中秋节我们都吃了月饼,一家人都很想念他。而我们四个,躺在天井的凉床上找流星,要么在房间里打闹,猜着永远猜不厌的谜语:麻房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老大一分家,衣服就要破……

那个时候,我们懂的很少,我们很快乐。我们根本想不到若干年以后,会同谜语里说的那样,一个一个走出这个家门……

步履之光

摄影
思不群